

生活手记

# 腊八蒜里的流年

■徐俊霞

农历腊月初八，俗称“腊八节”。不管南国还是北乡，人们都知道这天要煮腊八粥，却鲜有人熟知腌腊八蒜的习俗。

小时候，每到腊月初八，母亲就忙活开了。先到醋房打来上好的米醋，搬出那些陈年的瓶瓶罐罐，一一清洗晾干，再从厢房的房梁上摘下两把大蒜，精心挑选挑出瓣多窝实的紫皮大蒜。

紫皮蒜的瓣小，劲小了不好剥，劲大了会抠破蒜皮。年幼的我经常帮倒忙，剥一头蒜总是剥不干净，母亲还得二次返工。母亲说：“剥蒜辣眼，你在一旁看着就好，等妈老了，忙不动了，你再插手。”我只好乖乖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剥“袍衣”。紫皮蒜在母亲的手里是那么听话，脱去“外衣”，脱去“内膜”，不大一会儿就剥了满满一盘子。

母亲把剥好的蒜放进一个敞口瓶里，倒满米醋，淹没大蒜，密封瓶盖，放在背光处。母亲说到春节那会儿，腊八蒜就绿了。这在小孩子的眼里是一件新鲜事，在北方光秃秃的冬天，还能见到一抹绿，是多么令人神往的食物。

我一直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一定用紫皮蒜和米醋腌制腊八蒜，长大后无意中尝到饭店里用白皮蒜和陈醋腌制的腊八蒜，那叫一个难吃，不但味道差了十万八千里，颜色也不够正宗，我这才领悟母亲的匠心独运。

我爱吃腊八蒜独独是因为它少了生蒜的味道。据说腊八蒜的食疗功效比单纯的大蒜效果要好，民间有腊八蒜治高血压、降血糖血脂的养生疗法，食用大蒜还能提高免疫力，但肠胃差的人不宜多食。

腊八蒜还有个俗名“腊八算”，母亲腌制腊八蒜的时候经常念叨：等过年的时候好好算计算计。我在心里暗笑母亲的迷信，我们家又不是做生意的，既无外债，又无欠账，有什么好算计的？

当时年幼，我又怎会明白母亲的心思？年终岁尾，母亲是要合计一下一年的收成，做好来年的安排。这一年下来，麦子、玉米是不是丰收了？棉花进账多少？鸡鸭牛羊进项多少？开春小孩子要交学杂费，地里的庄稼要施肥、浇水、打药，这都是一笔笔不小的开支。

作为一个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妇，没有点算计，又怎么安排得过来家用？“腊八蒜，腊八蒜，吃了一辈子不受难”。过年吃腊八蒜，在母亲的心里象征着幸福，象征着好日子的到来。

为过年做准备的母亲每天都闲不下来，而我每天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窗台上腊八蒜的变化，掰着指头盼望着春节的到来。气温一天比一天低，雪下了一场又一场。瓶子里的腊八蒜一天比一天绿，起初还是青黄混搭，慢慢地就转成通体碧绿了。除夕夜，翡翠碧玉腊八蒜就粉墨登场了。

腊八蒜就饺子吃是一种大众吃法。除此之外，腊八蒜还可以和白菜、牛肉、肥肠、猪肝搭配在一起炒。总之，腊八蒜是我们家整个春节期间饭桌上的主打小菜，过年吃的都是大鱼大肉，饭菜都比较腻，油水大，腊八蒜清淡爽口，是全家人的最爱。

母亲腌制的腊八蒜因为选料精细讲究，很受欢迎。醋中有蒜，蒜中有醋，别人家是腌制不出来的，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都喜欢尝几瓣母亲亲手腌制的酸辣脆爽的腊八蒜。

腊八节到了，在城市打拼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乡下的母亲一样，体验一下幸福的味道，学习一下腌制腊八蒜，好好合计、规划一下今后的生活呢？



# 今日腊八



人生百味

## 温暖的腊八粥

■刘平

夕阳像个红灯笼，散发出朦胧的光，天色渐渐黯淡。冷风嗖嗖地吹过，枯黄的蒿草在风中瑟瑟发抖。今天，父亲会从遥远的北方回来，带回来我们念了一冬的零食。

暮色降临时，父亲的身影终于渐渐清晰，包括他背上的并不充盈的布袋。父亲在北方做工，微薄的酬劳仅能勉强让全家人吃饱。父亲微微一笑，递给我布袋。

我飞跑着，提起布袋交给母亲，弟弟在身后摇摇晃晃地追赶。母亲接过布袋，小心翼翼地将袋里的精灵们一样一样取出：金灿灿的黄豆，黑黝黝的黑豆，黄亮亮的小米，红彤彤的干枣，绿莹莹的绿豆。每拿出一样，都引起我们“哦哦”欢呼。今晚，将是这些平日里少见的杂粮们的舞台，它们将在暗黑的厨房里欢歌。

最意外的惊喜到了，母亲最后居然取出了一小块亮晶晶的冰糖，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伸出小手，蘸了黄亮亮的冰糖渣，抿在嘴里，恋恋不舍地将冰糖含化。

放水，洗米，淘米，沥干，入锅，架锅，升火，母亲动作娴熟。火舌从灶口舔出来，母亲的影子贴上后墙，忽大忽小，斑驳摇曳。我和弟弟守在灶边，贪婪的目光盯向渐冒热气的黑锅。寒冷的北风缠绕着窗棂，温暖的厨房让寒风也忍不住挤起来，暖暖身子。

锅中的水，沸腾起来了。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，豆子们开始在锅里歌唱，由一个声部转入另一个声部，这是世间最甜的音乐，传递口福的信息。

“等粥熟了，我要吃两碗。”我开始憧憬甜蜜与柔情的粥在我心中合唱。“我要吃三碗，大大的三碗。”弟弟咽着口水，伸手比划出一个夸张的圆圈。哥哥沉静地蹲在母亲身边，不时往灶里添柴。父亲黝黑的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，虽然独坐一隅，而他内心必然掠过一阵阵瞬间的喜悦，眼前的景象是他的成就。

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母亲站起身，撮起唇，吹锅盖上的蒸汽，揭开锅，如同揭开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谜底。

粥怎么样了？终于，那锅里上演的剧目撩拨了我的双眼，丰富了我的想象：温暖的蒸汽中，各色豆子放下了惯有的矜持，喜洋洋地躺在黏糯的米糊中，笑开了花，绘出了画，唱起了歌。甜香充盈在整个厨房里，弟弟又睁着晶亮的眼睛开始嚷：“我要吃三碗。”

漫长的等待后，粥终于停止了合唱，安静地躺在暗黑的粗瓷碗里，笑咪咪地接受我们的检阅。母亲拨开我们争抢的筷子，盛出一碗碗甜糯香浓的粥，摆放在粗糙的木制托盘里，在我们迷茫的眼神中走出家门。

我们跟随着温暖的小碗，跟随着母亲推开左邻右舍的门，将这南方不常见的美食，分享给一个个像我一样睁着好奇双眼的贫寒的农村少年。

这一个冬夜，我没有吃到两碗粥，弟弟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。可我们却记住了那个特别的日子——这天，正是腊八节；这天，我们学习了人生的第一门课程：温暖，需要分享。

念念不忘

## 棉裤

■肖春荣

老妈每年冬天都会给我做条棉裤，新面新里，棉花也是当年的新棉。

但现在的冬天，室内有暖气、车上有空调，在室外待的时间很短，还不等冻透呢，就又钻进暖气房里了。即便在室外停留的时间较长，我也不喜欢穿棉裤。老妈做的棉裤那么厚，套裤子里面显得太臃肿，影响我形象。中年男人拼不了颜值，只能拼身材和气质。穿得少，不怕冷，证明自己身体健壮，是我最后的倔强。

熬到腊月，我再不穿棉裤，老妈就要发飙了，早上逼着我穿棉裤。晚上下班回家，进门老妈先上下打量我，若感觉我“身轻”气爽了，上来就掐一下我大腿，摸不到棉裤的手感，我肯定挨骂：“叫你俏人不穿棉，等老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冻坏了腿，行动不方便，再喊娘，我也听不到了。”

“我现在就不年轻了，儿子都比我高了，我腿也没事。”我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可不敢这么回，只是连连答应：“天还不冷，等冷了再穿。”

我46岁那年，老妈检查出肿瘤。冬初，老妈做了手术，出院后带病给我做了条棉裤。此时，我不想惹她生气，每次出门前都穿上棉裤，临出门让老妈掐我腿一下，证明我穿了棉裤；回家再主动让老妈“验收”。

老妈一边“掐”一边虎着脸说：“可别早上穿上，出了门就脱下来，回家到门口了再穿上，蒙混过关。”我赶紧发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我哪能那样干。”

其实，老妈猜对了。我出门上了车便将棉裤换掉，下班回家到了家门口，把棉裤穿上再下车。

这一年的腊月，我出差去外地，同事开车送我去火车站，我把棉裤放同事车上了。腊月初七，我出差回来，进了家门才发现，棉裤没换。

老妈一眼就看到我“苗条”的双腿了，她上来就掐了我一把，边掐边说：“疼了吧？这大雪天的出门在外，不穿棉裤。老话说‘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’，等你老了，腿疼了你就知道了。那时我也不在了，也没人唠叨你了。”

老妈连夜又给我做了一条棉裤，第二天我还没醒，棉裤已经做好了。老妈这时病情已加重，视力开始下降，她做的这条棉裤是“半摸”着做的，针脚不均匀，棉花也絮得有的地方厚，有的地方薄。

我这天没和老妈演戏，起床穿上棉裤就不脱了，在家休息了一天，陪老妈过腊八节。25摄氏度的室内，穿了一天棉裤，老妈喊我好几次让我脱下来，我就是不脱，还逗老妈说：“我这是穿的‘腊八’棉裤，腿像喝了腊八粥一样舒坦。”一句话把老妈都“气”笑了。

这是老妈为我做的最后一条棉裤。次年夏天，老妈离开了我。再也没人催我穿棉裤了。有些幸福，总在失去后才知道。那些在催促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，萦绕在记忆深处，常在某一个瞬间跳跃出来，为我驱走腊月里的酷冷严寒。

投稿请发邮件至: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